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07

## 《达摩流浪者》中禅宗书写的符号学研究<sup>①</sup>

孔小纲,杨金才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大胆实践禅宗的书写与传达,体现了他的哲学与审美观转向。小说以符号文本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开辟禅宗的传达路径。巨大的社会文化反响说明其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成功。从洛特曼符号域理论视角审视该小说,禅宗的符号化传达过程颇具匠心,表现了凯鲁亚克的异文化书写策略实践。在作家个人化的书写策略选择与运作背后,禅宗文化文本与美国本土文化文本间的可对话性是小说产生异文化传播与接受效用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禅宗书写;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039-07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主要作家。代表作《在路上》一夜成名,凯鲁亚克随即又推出一部“路上”题材小说《达摩流浪者》。小说极大地推动了禅宗思想在美国的传播,深远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青年反文化运动。依靠人物形象,小说在禅宗文本的呈现与读者可诉诸知觉的理解把握之间架起了符号的桥梁。从尤里·洛特曼(Yuri M. Lotman)的符号域理论视角审视《达摩流浪者》,小说中的禅宗书写方法体现了作家颇具匠心的创作策略实践。在作家个人化的书写策略选择与运作背后,禅宗文化文本与美国本土文化文本间的可对话性是小说产生异文化传播与接受效用的根本保证。

### 一 禅宗文本的符号化接驳与转换

小说开场就意在确立贾菲与寒山的意象对等关系。凯鲁亚克直接点明此书献给寒山(Han Shan)。明确他的意象及其文本意义对展开后续的禅宗书写至关重要。但寒山的意象具有明确的异文化属性,在时空意义上相隔久远。没有文化熟识度的背书,他的出场势必显得唐突而孤立,对

其形象展开直接的语言描摹极易落入文化殊异性诠释的陷阱,进而产生本土读者异文化认知与接受的隔阂效应。凯鲁亚克于是另辟蹊径,以贾菲本土化的形象塑造直接接驳了寒山的符号意象。雷首先指出贾菲“是‘达摩流浪者’中的第一名”<sup>①</sup>。关于谁是寒山,贾菲解释说,“一个中国的士人,他由于厌倦了城市和这个世界,所以躲到深山去隐居”;雷马上应和,“唔,听起来跟你很像”<sup>②</sup>。贾菲继续细化寒山的意象:“寒山子是个诗人,是个山居者,是个矢志通过打坐来参透万事万物本质的人,而且还是个素食主义者。……我景仰寒山子,还有就是他过的是一种孤独、纯粹和忠于自己的生活。”雷随即强调贾菲与寒山更高的契合度,“哇,听起来都跟你很像呐”<sup>③</sup>。对话一方面完成寒山意象最基本的文本信息输出;另一方面则明确了寒山与贾菲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对接,暗示贾菲的典范性等同于寒山。换句话说,在本土文化场域内,贾菲表征对禅宗认知的最高境界,认识贾菲就等于认识寒山。

习禅者的意象建构在此基础上围绕贾菲展开。凯鲁亚克着意勾连了他与东方的联系。雷眼中的贾菲“下巴蓄着一把小山羊胡子,因为有一

① 收稿日期:2018-09-17

作者简介:孔小纲(1976-),男,甘肃张掖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③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双眼角上斜的绿眼睛,让他很有东方人的味道”<sup>①</sup>。“贾菲个子并不高,……他双颧高凸,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像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和尚。”<sup>②</sup>对贾菲的描述糅合了本土人物的外貌与东方的气质神韵。但仅有形象的勾勒尚不足以确立贾菲的本土性与当下性对寒山意象异域性与历史性的取代。小说于是通过雷脑海中的幻象,一再强化并升华贾菲与寒山意象的意义重合。小说提到雷恍惚间看到的贾菲“仿佛是正在跟他的偶像们——约翰·缪尔,寒山子,拾得,李白,约翰·巴勒斯,保罗·班杨和克鲁·鲍特金——并肩而行”<sup>③</sup>。这一想象中的群像召集东西文化的代表人物,并肩而行暗示了文化意义共性的存在。在本土文化传统中,缪尔、巴勒斯、班杨、鲍特金等意象的意义内涵是崇尚个人自由,追求自然之美。他们的广泛熟识度为寒山、拾得、李白等异域符号意象提供了文化内涵的释义线索。贾菲和这些文化形象跨越时空相遇,暗示他代表禅宗与本土文化的交汇,异质文化传统间的共性部分将由当下的他来联系并表现。小说最后,再次出现于雷幻觉中的贾菲已然与寒山水乳交融,彼此无辨。雷说:“忽然间,我仿佛看到那个邈邈得无法想象的中国流浪汉,……那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贾菲,不是背着背包,学佛和在派对上纵酒狂饮的贾菲,而是比现实更真实的那个贾菲,我梦想中的贾菲。”<sup>④</sup>贾菲最后的形象理想色彩浓郁,更加接近雷想象中的东方禅疯子。小说以此重申贾菲与寒山文化意义的高度契合,接驳并翻译寒山符号意象的任务最终完成。

苏珊·朗格指出,符号“具有的最重要的理性思维价值,即将经验形式化,并通过这种形式将经验客观的呈现出来以供人们观照,逻辑直觉,认识和理解的重大功能”<sup>⑤</sup>。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贾菲和雷的形象塑造就是小说不断加载禅宗文本并变通释义的过程。禅宗的呈现由此获得意象化的形式修辞。借本土化的人物形象,小说有选择地

对禅宗部分符号文本意义尝试进行书写传达。从这些符号文本的释义运作可以看出,凯鲁亚克既有意识地涵盖了禅宗哲学的框架性内容,又注意彰显禅宗的异文化品相与东方调性。但另一方面,禅宗原本意义的表现大都艰深玄奥,重在个人体会,这就必然带来了棘手的本土化释义困境。对禅宗的书写,小说采取了特定场景内嫁接的方式,即情景-符号(概念)-阐释三位一体的文本释义模式,反映了作家异文化传播意志面对本土书写局限性做出的妥协与调和。这既是作家立足实际的异文化书写脱困策略,也是小说为本土读者推出异文化认知启蒙场景,便利知觉化靠近禅宗的策略。

小说中禅宗文本的释义围绕一系列参禅实践的发生以及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超越渐次展开。例如,崎岖山路上奔跑自如的贾菲演示了随时随地出现的参禅体验。贾菲告诉雷,如履平地的秘诀在于“不要犹豫,只管往前跳,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落在下一块你没有经过刻意选择的大卵石上”<sup>⑥</sup>。纵情飞奔的贾菲以直觉体认了凡事皆不足虑的禅宗生命智慧,阐发了超脱生死观念羁绊的禅宗式行动哲学思辨与原则。禅宗秉持超越二元对立的唯心论认知方式,跳出理性的认知樊篱,以高度审美的内心与世界对话,重新定义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如贾菲所说,“心是创造者,不为任何理由而创造一切,让一切由生而灭”<sup>⑦</sup>。贾菲给雷带来的启发表现出新颖思维方式的巨大活力,昭示了禅宗指引下的全新人生价值取向。正如吉亚莫(Benedict Giomo)所认为的,贾菲身上“平和、安稳、美好、仁爱的禅宗精神对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sup>⑧</sup>。他的意象构成了禅宗可知觉的审美魅力高地。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禅宗式超越在雷关于“色”与“空”关系的辩证参悟中不断深化,走向更高的抽象,表现出革命性的意识突破。在唯心的立场上,禅宗把现实中的一切表象都归结为所谓的“色”,本质都是“空”,因

①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页。

③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④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⑤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⑥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⑦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⑧Giomo, Benedict. "Enlightened Attachment: Kerouac's Impermanent Buddhist Trek". *Religion & Literature*, 2003(2):184.

此并不存在真与假,实与虚的对立。执着于对立观念只会自我禁锢,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心灵解脱。禅宗“空”的观念最大程度地调和统一了人的主体性与世界的存在,人由此被赋予超越性的精神自由和力量。

伯格(Asa A. Berger)认为,符号为“理解与传递文化信息,解读文化中的文本或作为文本的文化提供了方法”<sup>①</sup>。这一认识也在姚斯的审美接受观点中得到响应。他指出,“在一种变幻无常的现实中,去发现新的经验方式或与之抗衡,……一种新的经验方式当然也该是看得到的”<sup>②</sup>。可见,不管是符号学范畴内针对文本意义的发送还是美学范畴内针对审美意识的接受,实现的基本条件都指向要落实于可诉诸知觉的途径或方式。禅宗讲求心证体悟,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sup>③</sup>。特定场景中参与对话的贾菲和雷在小说中发挥了能诉诸知觉的符号桥梁作用,为在本土文化语境中“言”禅宗的“无以言”提供了书写的可操作性。本土读者因此有条件去接近对禅宗“尚懵懂无所知的意义”<sup>④</sup>。

洛特曼的符号域理论认为,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可能性存在于符号域边界。在异文化文本“侵入”本民族符号域过程中,边界首先“将‘他人的’符号转换成‘我们的’,使之与符号域内部的符号相协调,但同时保持其异己的特性”<sup>⑤</sup>。其次,边界完成“外部进入的文化文本过滤,把文本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将外来的信息本土符号化,转变成自己的信息”<sup>⑥</sup>等恰当性加工。以符号域边界的接驳机制观照小说,凯鲁亚克选择脱离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收编,以边缘的亚文化身份转向并亲近了禅宗思想,通过小说创作主动承揽了禅宗文本的本土化加工与协调工作。小说以本土化的人物形象转换了寒山的禅宗符号意象,并本土化加工翻译了禅宗文本。作为运作禅宗传播的中介

者,凯鲁亚克必须在禅宗原始文本意义与自己的个人理解及书写能力之间,个人的书写方式与受众的接受之间做出多方的衡量与取舍。禅宗原文本信息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释义模糊、扭曲或减损。但这不妨碍凯鲁亚克汲取禅宗哲学精髓,塑造精神上“焕然一新的人”<sup>⑦</sup>,进而完成传播禅宗的书写使命。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禅宗的传播提供了符号,通过翻译组织了禅宗文本意义的可获取性。“作为禅宗哲学思想的学习者,凯鲁亚克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对禅宗思想了解的深入程度,他的成功在于激起了美国社会对于东方宗教思想的兴趣与关注。”<sup>⑧</sup>

## 二 走向价值与意义中心的禅宗

凯鲁亚克把二战结束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现实生活纳入了雷与贾菲的观察视野,是小说中与禅宗书写相对立的重要表现内容。其时的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如日中天,表面的繁荣自不待言。消费驱动着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技术与组织形式为此的创新层出不穷,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们拼尽全力,累积财富,投入再消费的循环”<sup>⑨</sup>。围绕消费中轴,社会生产对效率与标准的追逐为生活换来享受便捷与个性丧失。外在形象的空前强大伴随史无前例的社会内部压制与整肃。“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焦灼感被主流基督教信仰和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掩盖着。”<sup>⑩</sup>雷和贾菲远离氛围压抑逼仄的主流社会,选择过自我放逐的流浪生活。美国盛景被他们的流浪汉边缘视角所透视,表露出社会生活中令人沮丧的各种病态症候。主流社会典型符号的文本意义被重新编码,显现出其权威价值释义背后的黑暗力量。

警察与警车在雷的视线内如影随行,是城市生活被严格辖制的暴力符号。雷的好友罗丝已经精神失常,胡言乱语间尽显对警察符号预设暴力

① Berger, Asa A. *Cultural Criticism: a Primer of Key Concept*.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5, p.100.

② 姚斯:《审美:审美经验的接受方面》,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2 页。

③ 李顺春:《美国“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4 页。

④ 赵毅衡:《在场与不在场:符号表意过程的基本动力》,《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⑤ Lotman, Yuri M. *Universe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London. New York: I.B.Tauris&Co.LTD Publisher. 1990, p.136.

⑥ Lotman, Yuri M. *Universe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London. New York: I.B.Tauris&Co.LTD Publisher. 1990, p.140.

⑦ Theado, Matt. *Understanding Jack Kerouac*. U of South Carolina 2000, p.155.

⑧ Jackson, Carl. “The counterculture looks east: beat writers and asian religion”. *American Studies*, 1988 (1): 60.

⑨ Woods, Randall Bennett. *Quest for Identity: America Since 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4.

⑩ Prothero, Stephen. “On the Holy Road: The Beat Movement as Spiritual Protest”.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91 (2): 221.

意义的恐惧,她说:“警察立刻就会蜂拥而至,逮捕我们所有人。……到最后,全世界的人都会被他们抓到牢里去。”<sup>①</sup>警察符号的暴力意义弥散在城市空间里,作用正如福柯所说:“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戒权力更深的嵌入社会本身。”<sup>②</sup>小镇上,当黑人听到雷打算在河边露营时马上劝阻,“我劝你别这样做,这个镇上的条子是这个国家里最难缠的。……我也很想今晚可以露营,但这是违法的”<sup>③</sup>。黑人的意见清楚表明,警察更为普遍地针对并非犯罪,其主要的意义是对个人诉求构成“表示障碍的符号”<sup>④</sup>。即便不在场,通过对暴力的想象,警察符号禁止和阻遏的文本意义照样达到整肃社会秩序的目的。重新编码后,警察主要的表征意义不是制止犯罪和匡扶正义,而是对个人自由的禁锢,所作所为意义荒谬。

小说中城市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堆砌和消费主义的大举入侵下格调灰暗,难掩喧嚣中的荒原之感。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面目单一而程式化:“一排排带草坪的高级房子,这些房子的每一个起居室里面都有一台电视机,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同一时间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想着相同的事情。”<sup>⑤</sup>极度趋同的场景暗示生活的循规蹈矩和流俗无趣,共性地一面完全压倒个性,“一维的感受方式,一维的语言方式,一维的思维方式,从外部被灌输和强加于每一个人”<sup>⑥</sup>。差异性的缺失暴露出消费主义的操控与规训本质。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当道的社会就是“进行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sup>⑦</sup>。消费的本质意义已经被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作为完整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人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被整个生产链消费。社会生活构成了消费性与毁灭性的并存。

雷对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毁灭本质极为警觉。

在电视面前,对光怪陆离的虚拟影像消费替代了个体投身真实世界的冲动和欲望。人的主体性在娱乐消费的沉溺中悄然沦丧。雷说:“对于那一百万双又一百万双盯着‘大独眼’(电视)看的眼睛,我不想苛责些什么,因为只要他们是在盯着‘大独眼’看,那就对谁都不会有危害性。”<sup>⑧</sup>费瑟斯通认为“电视过多地生产了威胁我们真实地感知现实世界的影像与信息。……记号与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地差别”<sup>⑨</sup>。伍兹(Randall Bennett. Woods)对此疾呼,“公众对大众传媒的抵抗力弱到无可救药,深陷低级与肤浅趣味的泥潭无法自拔”<sup>⑩</sup>。在消费主义全面的围堵与操控下,花样翻新,源源不断的廉价消费足以置换人对自我主体性的关注与维护。被全面“无害化”消解将是人在消费链条上可预见的惨淡前景。警察、城市、电视等代表主流社会文化的典型符号在小说中指向主流价值言说的反面,是人的主体性被压制甚至遭吞噬的表征。经过流浪汉视角的重新编码,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正义性与合法性被还以符号化的解构,其话语权威不再可靠,地位已岌岌可危。直视生命的困境,小说已然给出了主流价值体系被抛弃和取代的理由。正如约翰斯顿(P. J. Johnston)所言:“彻头彻尾的生产-消费模式噬人的情景表明,精神解放需要新的,来自外部的思想源动力。”<sup>⑪</sup>

通过典型符号的文本意义再编码,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病态症候注定在禅宗价值体系面前败下阵来。雷与贾菲的形象响应了战后一代人为精神世界另起炉灶的迫切愿望。沃茨(Alan Watts)说:“这是决意摒弃美国生活方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反叛并不是谋求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是抽身离去,不再从物质的获取中去寻求人生的价值,转

①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②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1页。

③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④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4页。

⑤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⑥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⑦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⑧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⑨迈克尔·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⑩Woods, Randall Bennett. *Quest for Identity: America Since 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4.

⑪Johnston P. J. "Dharma Bums: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untercultural Pilgrimage".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2013(5):

而专注于从个人主观的经验中去体会生命的意义。”<sup>①</sup>禅宗呈上了建构与经营个人精神世界的新路线、新方案,提供了异质文化关于生命价值言说的另一种智识(wit-thinking)可能。依据符号的比较,小说为禅宗的读者认同与接受留出巨大的共情空间。

禅宗的终极价值关注在于个体生命的完全解脱,因此强调极度心灵化的生活实践,坚持向生活本身的美学价值回归,主张“把生命艺术化,把艺术生命化”<sup>②</sup>。对生命每一个当下的认知和把握,贾菲和雷都指向生活中的艺术与审美经验实现。富有禅宗审美质感的场景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贾菲登上峰顶后飞奔而下,“不时还发出一声响彻世界的长啸”<sup>③</sup>,这一场景融果敢行动与意志自由于一身,闪念间宣示了绝对诗意的自我,姿态极富艺术感。又如雷打坐参禅,“感到整个身体慢慢融入一种幸福之中,跟这个镜花水月世界的一切和平共处”<sup>④</sup>,情景充满在静谧内心世界中对自己生命的审美体验。不管是贾菲的“动”还是雷的“静”,禅宗哲学把生命的表达和感知都归还于个体极度个性化的内心世界,由个体自由发挥,自由勾连,从而“把活生生的每个人自身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把活泼泼的人之为人的本性,活泼泼的人的生命放到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sup>⑤</sup>。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崇高由此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维护。贾菲和雷诠释了禅宗观念中个人价值正义性的新内涵。小说在对比中形成了禅宗思想战胜并驱逐美国主流价值体系的局面,二者间价值的取舍胜负已决。禅宗上升为个人精神建构与经营的新法则。

洛特曼指出,符号域的中心(主流文化)和边际(异文化)并非稳定不变,二者间的关系存在双向滑动,位置互换的可能。进入本土文化符号域的外来文化文本“向中心运动,而原本的中心相

应地有被挤向边际的趋势”<sup>⑥</sup>。在进入接收者文化符号域时,异文化文本“被认为具有更高价值,而在‘自己的语言当中’,现存文化文本则相应地被视为价值不高,不真实或者粗陋”<sup>⑦</sup>。《达摩流浪者》一方面发起“对美国垂死的正统思想的文化抗议”<sup>⑧</sup>,从边缘作家的视角出发,深度质疑和驳斥处于本土文化符号域中心的主流文化现象及观念,以维护人的主体价值为名颠覆其价值言说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小说围绕贾菲和雷的禅宗式精神之旅重新定义并示范了生命和生活意义的新维度,号召读者从主流文化束缚中挣脱出来,投身自我价值更高层次的实现。小说把不同文化间的价值对比寓于各种场景的刻写中,为读者知觉化的价值认知与取舍摆明了利害。正如斯沃茨所说,克鲁亚克在小说中“一是提供了思考的议题,二是激励了追随者”<sup>⑨</sup>。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禅宗书写引起的文化价值关注转向。作为异质文化的禅宗思想在对比中生成了接受与传播的动力。

### 三 禅宗与美国本土文化文本的对话

禅宗虽是异质文化,但禅宗文本在《达摩流浪者》中的释义存在相关本土文化文本的意义呼应,小说表现出异文化文本间明显的可对话性。实际上,禅宗与美国本土文化渊源颇深,可以回溯到佛教思想施予超验主义的影响。超验主义传统在美国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代表人物都受到过佛教思想的熏陶,“认同佛教放弃肉体需求而追求精神本真的信仰”<sup>⑩</sup>。佛教可以说是美国超验主义形成的思想源泉之一。另一方面,“凯鲁亚克对东方宗教的兴趣始于梭罗”<sup>⑪</sup>。“1954年,凯鲁亚克阅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文中的佛教

①Watts, Alan. “Beat Zen, Square Zen, and Zen”. *Chicago Review*, 1996 (3):52.

②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③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④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⑤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⑥Lotman, Yuri M. *Universe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London. New York: I.B.Tauris&Co.LTD Publisher. 1990, p.141.

⑦Lotman, Yuri M. *Universe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London. New York: I.B.Tauris&Co.LTD Publisher. 1990, p.146.

⑧Prothero, Stephen. “On the Holy Road: The Beat Movement as Spiritual Protest”.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91 (2): 208.

⑨Swartz, Omar. *The View from On the Road: The Rhetorical View of Jack Kerouac*. South Illinois UP, 1999, p.4.

⑩Phillips, Jerry. *Romanticism and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6, p.38.

⑪Hemmer, Kurt. *Encyclopedia of Beat Literature*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p.293.

思想让梭罗充满灵感与见地,也促使凯鲁亚克转向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探索。”<sup>①</sup>《达摩流浪者》的禅宗书写正是凯鲁亚克探究东方哲学的成果之一。小说既是作家个人创作才情与禅宗哲学对话的产物,同时也是禅宗与超验思想对话的产物。禅宗对生命的诗性诠释在小说中与超验传统关于生命的浪漫想象走在了一起。

凯鲁亚克借禅宗思想重构了生命价值述说在更高层面的可能。禅宗的哲学新面孔激起读者对自我主体价值再确认与表达的热忱,小说同时也是对超验传统留在民族集体意识中的人文精神的重温与唤起。作家的异文化书写努力让禅宗与超验主义在特定的时空场合下发生了碰撞。佩格里亚认为,“60年代的精神觉醒,以反叛为形式的解放运动,与超验主义颇为相似。”<sup>②</sup>可见,在“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及青年反文化运动最为活跃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超验主义思想遗产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透过禅宗文本,凯鲁亚克的基本精神追求实际上依然延续着超验主义对个人价值与自由的宣扬。小说中的禅宗可以被看作是在此基础上的意识更新和书写创新。正如约翰斯顿所说:“垮掉的一代将美国历史文化中有关自由的众多神话及形象的文学话语资源集中了起来,如惠特曼、约翰·缪尔、梭罗及其他的流浪汉形象等,他们被放在一起,但又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类型,成为一个文学创作母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某些佛教的内容。”<sup>③</sup>夏皮洛(S.I. Shapiro)列举了禅宗与超验主义若干方面的意识共通之处,如“自助与个人主义;个人成长;亲密关系及个人价值实现”等<sup>④</sup>。在《达摩流浪者》中,贾菲和雷的禅宗修习之旅表现出与超验主义传统在哲学及审美理念上相当的契合。二者共同语言的存在为禅宗思想在小说中的符号化传达与翻译确立了文化认知与情感认同的基础。

首先,禅宗与超验主义都强调个体自由、神圣

及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对人持人本主义的立场。超验主义赋予人除上帝之外无上的地位。人的神圣性与自然之间相互赋予、相互成就、相互印证。在《自助》一文中,爱默生呼告,“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大自然”<sup>⑤</sup>。禅宗主张人神同一,人人皆有佛性,能够“悟在自心,苦乐在自心,解脱在自心,自心创造人生,自心创造宇宙”<sup>⑥</sup>。小说中贾菲和雷强调个人内心的绝对支配地位,追求“成为一个超然于一切观念之外的人”<sup>⑦</sup>,并由此获得精神世界的完全自由。对个体价值的主观性认识,禅宗比超验主义更甚。

其次,在审美体验上,禅宗和超验主义都聚焦自然。超验主义视自然为充满灵性之美的生命,是神对人的启示,但人与自然存在主客的两分。爱默生说:“自然环抱着我们,自然里蓬勃的生命力环绕着我们,灌注于我们的身躯。”<sup>⑧</sup>在超验主义视野内,自然是人的美感得以满足和进一步升华的发源地。自然的一切事物带给人感知愉悦的同时,更高层次的美在于自然之美与人的意志的结合。就审美经验而言,超验主义指向了个人精神世界与客观自然的高度统一。禅宗观念消弭了人与自然的界限,认为人与自然并不存在主客体的差异,自然“被赋予不可或缺的‘唯心’的意义,是个体解脱的最直观的亲征”<sup>⑨</sup>。也就是说,自然出于心,以“相”的面目印证心。就审美旨趣而言,两种哲学思想都赋予自然以极崇高的地位。

再次,禅宗和超验主义都强调直觉在个人价值建构与经营中的主导作用。对于生命价值内涵的认识,二者都转向个人内心依靠直觉对本真的感知。超验主义秉持人与上帝无中介的沟通,认为直觉是对自然以及生命内在神圣法则、道德法则以及由神明所启示的任何法则的最直接和最可靠的感知与把握。直觉是获取自我神圣经验的唯一方式。爱默生说到,“站在空旷的土地上,我的

①Tonkinson, Carole. *Big Sky Mind: Buddhism and the Beat Generation*. New York: Riverhead. 1995, p.24.

②Paglia, Camille. “Cults and Cosmic Consciousness: Religious Vision in the American 1960”. *Arion*, 2003 (3): 70.

③Johnston P. J. “Dharma Bums: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untercultural Pilgrimage”.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2013(5): 172.

④Shapiro, S.I.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Zen”.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1991 (11): 269.

⑤爱默生:《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⑥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第154页。

⑦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⑧爱默生:《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⑨张节末:《禅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头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里,思想被提升到无限的空间里,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了……我是神的一部分或一片段”<sup>①</sup>。禅宗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反对“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sup>②</sup>。也就是说,禅宗诉诸直觉,以纯粹主观的内心来观照一切,赋予一切以鲜活的生命。通过直觉,禅宗索性把个人的内心推到世界创造者的高度,人人都是佛,并不需要其他外在力量的指引,万事万物都只是心相的映射。对于直觉在人本价值言说中的重要作用,禅宗与超验主义的认识趋于一致。《达摩流浪者》虽然开宗明义宣扬东方禅宗哲学。但毫无疑问,小说对生命价值的追寻继承了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美国超验主义先贤们的遗志与精神遗产。贾菲和雷在小说中的文化符号功能因此不啻为禅宗思想与超验传统间的一次“共同语言”的唤起和精神辉映。

洛特曼指出,符号“翻译的基本机制就是对话”<sup>③</sup>。在非对称的符号域之间形成异文化符号

文本的互动则必定有一方为传输者而另一方为接受者。在对话机制中,“没有符号差异的对话无意义,同样,绝对相异且相互排斥的对话也不可能发生”<sup>④</sup>。因此,形成异文化文本间对话可能性的基础就是二者“共同语言”的唤起,这是异文化文本传播机制的核心。在本土文化符号域内,《达摩流浪者》中的形象符号本身体现了对话机制的关键作用。贾菲和雷与禅宗文化代言人寒山的形象对接在意象上可被视为东西方流浪汉形象间的对话和溶合,这些形象符号的塑造既是异文化文本间实现对话的需要,也是发生对话的产物。而在其背后,禅宗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有赖于东方禅宗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在小说中的碰撞与对话。这就意味着,贾菲和雷的形象在承载禅宗文本信息的同时也是美国传统文化血脉在小说中的延伸和显现。在异文化传播的意义上,离开符号域间的对话机制,禅宗的符号文本在小说中的接驳与翻译将无法生效。

## The Cultural Semiotic Reading on Zen Writing in *The Dharma Bums*

KONG Xiao-gang &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his novel *The Dharma Bums*, Jack Kerouac boldly tries his hand in the writing of zen. Character images created in the novel function as the signs that pave the way for the presentation and delivery of zen in the American native cultural context. Survey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ri M. Lotman's theory of semiosphere, Kerouac's writing strategies illustrate his creativity for opera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alien cultural messages in the novel. And behind the author's individual writing strategy, it is the feasibi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cultural texts of zen and those of American native culture that guarante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lie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Key words:** Jack Kerouac; *The Dharma Bums*; zen writing; Semiotics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爱默生:《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③Lotman, Yuri M. *Universe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London. New York: I.B.Tauris&Co.LTD Publisher. 1990, p.143.

④Lotman, Yuri M. *Universe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London. New York: I.B.Tauris&Co.LTD Publisher. 1990, p.143.